



随笔

原载攸县《攸州印象》

田鸡婆

黄德胜

田鸡婆是家乡的叫法,或者叫禾鸡婆,因为这种鸟生长在水稻田里,水稻又称禾,叫田鸡婆或禾鸡婆与它的学名都相近,它的学名叫小田鸡,属鹤形目秧鸡科的鸟类。家乡将小田鸡不分雌雄地都叫田鸡婆或禾鸡婆。

田鸡婆体形小,远看色泽与体形似麻雀,但比之麻雀其体胚显然大得多。田鸡婆胆怯而机敏,不喜飞而善跑,虽在稻田中但不吃稻田中的谷粒,主食水生昆虫,所以相对其他鸟还是比较安全。我们可以经常见到形单影只的田鸡婆,可只是放电影一般,镜头一闪而过。危急时更显其机灵与快捷,贴地飞行一段弧线,钻入稻田或草丛就无处可寻。

在乡村,我总觉得田鸡婆离我们很近。若不信,你于盛夏时节的夜间或清晨,到稻田边走走,可以听到田鸡婆的鸣唱,“咯——”!如竹哨声,这鸣唱柔和而平坦,音律不长但清脆而嘹亮,在这火热的季节里,这种声音如清泉里冒出一丝丝精灵渗入到我们的肌肤和心坎,顿觉透心的凉爽。

还因为,上苍给了我一次零距离接触田鸡婆的机会。

十一二岁的年纪,因辍学我与我的伙伴们都成了少年农民。这天,我们六七个伙伴在一丘田里收割早稻。割早稻的同时插晚稻,是农村最忙的季节,谓之“双抢”,生产队长俨然阵

前的指挥官,随时可调度他的劳动力。我们这丘田割到一半,队长来到田头说:“只留下两个人,其他的跟我到葫芦塘边的大丘去割。”队长说完,黑子做着手势,说“你、你、你……我们走。”伙伴们纷纷的目标,田间留下了我与梅香。黑子对我做了个鬼脸,与伙伴们嘻嘻哈哈地离去了。将男孩、女孩婚配成对是小伙伴们的恶作剧之一,其时他们正笑我与梅香为两公婆(即夫妻俩)。

梅香生得清瘤高挑,村子里有人说她有点瘦,但在肥胖成为人们负担的今天,这无疑女孩子追求的目标,男孩子心仪的对象,梅香不仅长相清秀,而且动静有度,举止文雅,在女孩子中是花丛里一支显眼的瘦梅。也许,我的发育太缓慢,体内的荷尔蒙还不够——不够达到刺激我考虑男女方面的事情,但我朦朦胧胧认定,梅香是个很好的女孩。

我们一前一后地割着早稻,一会,梅香在我后面说:“哎!你后脑上有一只苍蝇。”我的头发很厚,那苍蝇落在后脑勺上我浑然不知。她说:“你别动,我帮你捉了它。”当她近前来,那苍蝇发觉后“啪”地一声自己弹开了。梅香说:“噢!走了。”我用感激的眼光望了望她,她也欣慰地望了望我。我割至田头,掉转头为梅香割了几行,一同走向田头。

突然,我们听得细微的响

声,一只田鸡婆穿过田藤到另一丘还未收割的稻田去,我条件反射地扑过去,那一只已钻进了稻田,原来有两只,后面还跟着的一只被一兜稻祥住,让我抓住了,抓住才晓得被捉的原因是这只田鸡婆的左腿受了伤。它在我手里尽力地挣扎,顿时我觉得这生灵很有力量,细观田鸡婆,很美,一身的羽毛以棕褐色为基调,杂以黑、白色组成或斑点或条纹,看上去活泼而有序,摸上去很有舒适感。

我抚摸了一会,交给梅香说,你摸摸它。梅香小心翼翼地接过去,一只手握住它的双腿,一只手弯成柔软的梳状,轻轻地梳理着它,缓缓地抚摸着它,田鸡婆在她手里变得很安静,眼神减少了惊恐状态,但有些可怜巴巴。梅香抚摸完它的身子,再抚摸它的腿。

我一转眼的功夫,田鸡婆从梅香的手上钻进了稻田。梅香说:“摸着它那受伤的腿,忽地心里一惊,手就自然一软而松开,让它跑了。”梅香歉意地望着我,我安慰她说:“看着它怪可怜的样子,就是你不放,我也会放了它。”梅香说:“你的真心好。”一会又说:“要是稻田里的稻谷都收完了,这田鸡婆到哪里安身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们的目光在黄澄澄的稻田里张望,估计两只田鸡婆已聚到了一起,它们的下一步动向,我们也很茫然。

散文

原载茶陵《南浦潮》

这样的乡名

李巧文

“我家住在潇湘东”,这是明朝左柱国李东阳的诗《沧浪吟》的起始句。潇湘东,即茶陵,位于罗霄山脉南端,总会让人想起“好山千叠翠,流水一江清”,想起炎帝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想起稻作文化、耕作文化和将军之乡。

有个朋友给了我他编撰的一本关于春风村扶贫脱贫经过的书。见到这个名字,我还不相信:“真有个春风村?”他答:是的,在茶陵桃坑江口,那里相对偏远,多为客家人,他在此扶贫。

春风村,又名枫溪,地处东阳光湖东部,独粟山下,玉子峰边,左环右抱,冬无严寒,夏无酷暑。这里,远离城市的繁华与热闹,流水潺潺,古藤飞坠,绿树成荫。山上,万亩楠竹像一片绿的海,斜阳穿过林间,金光如丝。竹海边,黑牛、黑山羊悠闲踱步;山下,枫溪边杨柳迎风,柔媚多姿,三五只鸭子,在溪水中自由来去,嬉戏玩闹。稻谷和玉米地,到了成熟的季节,波浪如金。旧式的民房下,燕子按时归来,衔泥筑窝。古桥、老杉、瀑布、溪流,安静的民房,动听的客家山歌,守着一方天地,将岁月打上古朴的烙印。

如今,春风村借着扶贫春风,将枫溪的腊肉、玉子山的土蜂蜜、当地的番薯包和酿豆腐,带出深山,带往各地,并架了路灯,新建了文化广场。春风村,真是如沐春风了。

走过茶陵的很多地方,发现还有一些不为外人知的乡镇村庄地名,也都有一个诗意的名字:浣溪镇、水源村、花门楼村、桃源村、北岸村、燕窝里、雪花坳……浣溪,让人想起一条清溪,一群穿着各异的女子,洗完衣裳归来,“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或者,这儿是杜甫的浣花溪中提炼“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的美。远岫出山、细风细雨,或者红蓼花香、绿波春水,都离不开浣溪,让人想起李清照、秦观、晏殊,想起故乡和捣衣声。竹林、楼阁、小桥,在浣溪里照出疏疏的影子。浣溪这个名字,大约是流经了唐宋诗词的河流,缓缓而来。

水源村的水,凉而不冰,不盈不枯,不淤不浊,长流长清,澄澈里透着清凉。女人在这里浣洗衣裳,溅起的水花像唱歌。从生的野草、原始次生林,布满青苔的石阶和石板,像古老的故事。古道旁边,有个宽不过十来米的小路丝潭。徐霞客《楚游日记》中记载:“十七日晨餐毕,仍由新庵北下龙头岭,共五里,由旧路至络丝潭下。……既过络丝潭,不渡涧,即傍西麓下。”潭平滑如镜,幽深静谧,周边草木环绕。太阳明明亮亮,穿过树隙,放射出七彩的光芒。高大的云阳山像厚实的城墙,山下,灌木、野草无拘无束,随意生长,三三两两的房屋坐落其中,安静如时光。

这样的乡名,容易让人联想。或许,它们承载着文化、地域、乡俗、传说和历史,在一个地方繁衍生长,早已进入当地的血脉,代代不息,如果有变化,也跟地域与人文紧密相连。一个名字有诗意的地方,都有只属于它的年轮、记忆和远方。

花门楼,是个小小的村庄。那里,就是公路边的房子,也很安静。深青的树隙里坠着淡黄的柚子,摇动着你的眼眸;高大而粗壮的樟树,古藤环绕,路边、屋前,满布的苔藓呈现岁月深沉的模样。一条马路穿行其中,却少有车辆,偶尔有鸡鸭在路边觅食,人至不去。几块菜地,油绿色,一个金黄的南瓜去掉了一边,待在菜地的边缘,任由鸡啊鸭啊啄食。几口山塘,像村庄的眼。廊桥、牌坊、古藤、老树,安静沉稳,古旧苍劲。

桃源,那里应该有个桃园,田野里阡陌交通,农户间鸡犬相闻。农人荷锄回来,太阳缓缓坠入山间,晚霞像块红色的涂料涂红了西边,炊烟就在这这时从人家的屋顶慢慢升起来,慢慢氤氲成岁月静好。

这样的乡名,就像野菊,穿过陶渊明的东篱,穿过广袤的田野、流水潺潺的河边、燕子呢喃的屋壁,在属于它们的地方独步成诗;就像蟋蟀,守候在属于它们的诗歌国度里,在蛙鸣的夜晚,沐着月光的清辉,吸着露水,嗅着泥土的芳香,尽情歌唱。



现代诗

原载《文艺窗》

梢(外五首)

空格键

那只鸟倏然飞走……

叶片恍然闪烁:
欲言又止。

我们在下面,
仰望,
陷入更深的幽暗。

——我们的叹息,仿佛河水倒流至源头,
成为待涌的一滴。

傍晚,我希望遇见这样一个人

女性。美丽的。——晚风中
女人都是美丽的。我还希望她手里拿着的伞,
正在滴水,尽管雨
早已经停了。我希望她裙子上有着
许多泥点,颜色暗淡而声势猛烈,像旌旗布满弹孔。
她面向我走来,不紧不慢,高跟鞋有着
白日梦的节奏……我大胆地
观察她——我们互不相识,正好正严地
错过。卷发多么好,暮色多么好,
听着她的脚步声在我身后渐渐消失,我知道
就算我站着不动,就算我顷刻死去,我也已经走得很远了。

悲伤的人是有福的

悲伤的人是有福的。
他可以在一滴露水中
睡一整夜。
早上八点, he 可以和露水一同消失。
——事实上他并没有消失,
他在草叶上写下,“光是最大的一滴泪。”

黑暗颂

这万物的根,
这从最远处传来的呼啸——

你枯坐如僧侣,愧疚
如濒死的暴君。

“唯有寂静万无一失,唯有时间无动于衷。”
“我们最终抵达的必定是黑暗。”

你品尝着这苦难,你终获自由。
万物的生长不再有秘密。

迟钝

灌木痴痴,与下落的斑鸠呼应。
清凉的溪水陡然加深了一寸。

远望有高山。青松沉迷,
任夕光有惊无险地滑落、溅起。
它们相互不设防,
它们有着天生的默契。

——有什么乐趣可言!
尘埃昏睡,薄暮似灰烬,
灰烬里有我们迟钝的魂灵。

就这样暗淡下去,就这样
在牢笼里自由自在,在无缘故的风中,
忘记它,忽略它。

空湖

如果不是一阵风
如果不是那一层层层的涟漪
喊出了声

如果不是那位钓者
突然直起了腰
如果不是那尾鲫鱼最后的舞蹈
溅湿夕阳
斑斓如隔世的梦境

如果不是夜照例来临
如果不是一声漆黑的鸟鸣
我跌然离开,影子“啾”的一声
湿淋淋地站起……

原载《炎陵故事》

我和母亲的剩饭战

刘忆帆

前段时间偶然看了个国产电视剧,名字叫做《孩子回国了》,记得其中有个桥段酷似写实我的母亲: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大声呵斥女儿,不该把冰箱里的剩饭剩菜倒掉,给自己重新做新鲜饭菜。留过洋的女儿觉得吃剩饭剩菜简直是慢性自杀,过惯了一针一线缝缝补补的苦日子生活的母亲,则认为倒饭菜的就是浪费,所以两人就因为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很不愉快。

我的母亲也是如此。印象中,母亲对剩饭的处理可谓使出了三十六计。不赶急的时候,母亲会做成酱油炒饭,但大多数情况下母亲很忙,处理剩饭的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我谨记母亲的吩咐,丝毫不敢怠慢,把它和新米一起煮,但这样煮出来的饭有点半生不熟。我又想到了一个办法,把剩饭单独拿出来放在锅里隔水加热,但这样回过温的剩饭却又因水分太多不受待见。痛定思痛,我和母亲决定采取定量煮饭,大概就是一人一杯,中午多点,晚上少点,抵制任何可能出现的剩饭。可是如此精准的算法,也难以杜绝剩饭的出现,尤其是逢年过节,更是在所难免。

我参加工作后,家里条件随之好转,对待剩饭的态度也有了转变。有兴致,就打个鸡蛋抓几根白

菜叶放一撮子葱花,炒一盘喷香的蛋炒饭。没兴致,就瞒着母亲偷偷地把剩饭倒掉。而母亲还是割不下这剩饭情结,她会晚上吃剩的饭菜放在一起,第二天早上加热当早餐吃。有的时候我实在看不下去,就会冲母亲嚷嚷,你早上就不能吃个包子馒头?母亲温和地说,天天吃包子馒头有点腻。我不甘心,就开始和母亲灌输科普知识:“妈,剩饭吃多了不好,隔夜饭会产生亚硝酸盐……”没等我说完,母亲又埋头做别的事去了。哎,我的长篇大论才开个头就噤在了喉咙里。既然说不起太大作用,就只有试着改变自己,煮饭每次量好额定的杯数,完了再抓回一把米。不在家吃饭的时候,我也会提前打个电话告诉她。

而母亲现在也找到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舅舅家养了好几条狗,如果剩饭一顿后还没吃完,母亲就会拿去喂狗。母亲舍不得剩饭,倒并不是小气,其实母亲很大方的,亲戚朋友有什么事,她总是尽最大能力帮助,出钱又出力。只是母亲生于60年代初,经历过那个闹饥荒饿肚子的时代,让她格外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生活。

其实我明白,我和母亲的剩饭战役不会结束,我也希望它永远不要结束。

文化

原载醴陵《开卷有益》

人文荟萃的渌江书院

楚石

踏着阳光,我再次去醴陵的西山绿荫深处,看看阔别二十余年的渌江书院。门前那棵千年古樟依然是那种苍劲的姿态。过洋池,便是渌江书院的正门,书院的额和门联是醴陵籍著名书法家李铎书写的:“道崇东鲁;秀毓西山”。

移步向前,拾级而上便是讲堂,厅中坐着孔子的像,上有“万世师表”匾。由内厅向左门,一间间小考棚保留完好。考棚前的院内立有朱熹、张栻的铜像。仿佛看到将近千年前的宋、张首聚的情景。

南宋乾道三年(1167)8月,朱熹从福建崇安启程,走了近一个月,行程三千余里,到达醴陵学官,也就是渌江书院前身,与张栻相见。两位文化巨人的学术思想在这里发生了碰撞。因而,渌江书院迎来了第一次剧烈的思想碰撞。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便从渌江书院开启,湘醴学子在这里领略了最精髓的学术思想。这一年朱熹37岁,张栻34岁,两人都是意气风发的年龄,谁也不能说服谁。最后不得不移师北上,于麓山书院继续长篇巨论的“会讲”。

“宋、张会讲”在当时的文坛是很大的震动。远在浙江金华的吕东莱闻风而来,这位浙东学派先驱的创始人,也只有30岁,与朱、张年龄相仿,那时的他对朱熹心仪已久,当吕东莱匆匆赶到渌江书院时,朱、张的讲学却移师岳麓书院。这时的醴陵渌江书院掀起理学的热潮,血气方刚的吕东莱想用浙东学派来影响理学,便在醴陵30里的简家冲择址设东莱书院。吕东莱用很难听懂的金华话讲述浙东学说。中国当时最高的学术思想理学与心学在这里对垒,都想用自己的学术思想教化对方。

渌江书院的学术是自由的。适逢渌江书院缺员,延聘吕东莱去讲课,这时期吕东莱蒙想出一个想法,他邀集理学的掌门人朱熹和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来到江西上饶的鹅湖寺,意图调和两派学术之争,这就是吕东莱

策划的著名的“鹅湖之会”。岁月一晃便到了公元1197年8月的一天,已是潭州湖南路安抚使的朱熹,在两位醴陵的学子吴猎、黎贵田的陪同下,再次迈进渌江书院,时隔整整30年,已是两鬓苍苍的朱熹,便想起故去的张栻,不免有几分悲凉。

公元1507年,渌江书院来了一位大师级人物,他刚刚结束一场官场上斗争,被宦官刘瑾参了兵部主事,贬为贵州龙场做驿丞。他就是陆九渊心学的传承者王阳明。渌江书院很热情邀请王阳明讲学,王阳明当然会讲的,他用心学来评理理学,两派的学术思想在340年后再次在渌江书院发生碰撞。渌江书院在宋明之时成为了学术的交点,不过,宋明理学始终是支撑着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

渌江书院是幸运的。到了清代,一个举子出身的左宗棠,来到这里任山长,时间是1837年,这年左宗棠25岁,距朱、张会讲整整670年。左宗棠博学多才,渌江书院被他治理得生气勃勃。这一年,正值两江总督陶澍回安化省亲,路经醴陵。在馆舍的大门上,陶澍看到一副对联: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幅对联是知县请左宗棠写的,上联写道光皇帝数次召见陶澍并有“印心石屋”。下联写晋代陶侃督督八州军事的典故。这里的八州是指湖南。陶澍对此联大加赞赏,便提出要见左宗棠。是夜,两人在渌江书院聊到深夜,并订下了儿女亲家。自此,左宗棠有陶澍的赏识仕途通达,后来官至军机大臣,两江总督。

渌江书院在近代为醴陵培养很多人物,诸如湖湘学术巨子、南社湘籍创始人傅熊湘、爱国将领程潜、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等等。

当我们从渌江书院走出来时,便感觉到那份厚重的历史,那份各抒己见的学术思想,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人们去借鉴的。



(渌江书院。摄影:愚虫)